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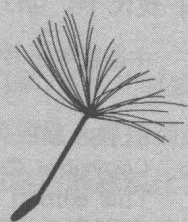
BLESS ME, ULTIMA

Rudolfo Anaya

〔美国〕鲁道夫·安纳亚 著 李淑珺 译

祝福我， 乌蒂玛

 译林出版社



BLESS ME, ULTIMA

〔美国〕鲁道夫·安纳亚 著 李淑珺 译

Rudolfo Anaya

祝福我，
乌蒂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祝福我, 乌蒂玛 / (美) 安纳亚 (Anaya, R.) 著;
李淑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11

(国际畅销榜)

ISBN 978-7-5447-2849-2

I. ①祝… II. ①安…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9923号

BLESS ME, ULTIMA by RUDOLFO ANAYA

Copyright © 1972 by RUDOLFO ANAY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USAN BERGHOLZ LITERARY
SERVIC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Phoenix-Power
Cultural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翻译由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53号

- 书 名 祝福我, 乌蒂玛
作 者 [美国] 鲁道夫·安纳亚
译 者 李淑珺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汤 胜 李梦薇
原文出版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1994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2849-2
定 价 25.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1

乌蒂玛在我快满七岁的那年夏天，住进了我们家。她来的时候，亚诺荒原^①的美丽正在我眼前展现，河流唱着潺潺的歌，伴随翻滚的大地的低吟。童年的神奇时光静止不动，大地鲜活的脉动让我感受到它的奥秘而血液沸腾。她握起我的手，而她拥有的安静神奇力量，将美丽赐予原始的太阳炙烤下的亚诺荒原、翠绿的河谷和白花花的太阳栖居的蓝色大碗。我赤裸的双脚感觉到大地的颤动，我的身体也因兴奋而颤抖。时间静止不动，与我分享这片土地的过去与即将来临的未来……

让我从头开始。我不是指在我许多梦里出现的开头和它们对我低语的，关于我的出生、父亲与母亲的家族，还有三个哥哥的故事，而是随着乌蒂玛而来的开头。

我们家的阁楼被隔成两间小房间。我的姐姐，黛柏拉跟德瑞莎睡在其中一间，而我睡在门旁的那个小隔间里。嘎吱作响的木头楼梯向下接到一条狭小的走廊，通往厨房。我可以从楼梯顶端的制高点看到我们家的核心，我妈妈的厨房。从那里，我将看到查维兹带来警长被杀的恐怖消息时惊恐的脸；我将看到哥哥们对父亲的违抗；还有许多次在深夜时，我将看到乌蒂玛从亚诺荒原归来。她是去采摘只能在满月月光下由巫医小心翼翼的双手收获的药草。

那天晚上我非常安静地躺在自己床上，听到父亲跟母亲讲到

① liano，西班牙文，原意指平原，此处应指美国西南部，涵盖新墨西哥州东部与得克萨斯州西北部的荒原地带。

乌蒂玛。

“她自己一个人，”父亲说，“而且草原村已经剩下没多少人了。”

他用西班牙语说，而他提到的村子是他的家乡。父亲做了一辈子的牛仔。这是个古老的行业，跟西班牙人来到新墨西哥州的年代一样久远。即使在开农场的人跟随得州人到来、在美丽的亚诺荒原围起栅栏后，他，还有其他跟他一样的人仍继续在这里工作，我猜是因为只有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和天空下，他们才能感受到灵魂需要的自由吧。

我听到母亲叹息，而她想到乌蒂玛独自生活在孤独的广阔亚诺荒原上，想必也微微颤抖吧。母亲不是亚诺的女人，她是农家的女儿。她看不出亚诺的美丽，也不了解半生都在马背上度过的粗野男人。我在草原村出生后，她说服了我父亲离开亚诺，带着她的家人来到瓜达卢佩城，她说我们在这里才会有机会，也才能受教育。这次迁徙降低了父亲在他伙伴——那些仍顽强抓着原本生活方式与自由的亚诺的牛仔们——心中的地位。城里没有空间畜养牲畜，所以父亲不得不卖掉他的一小群牲口，但是他不愿意卖掉他的马，所以他送给了一个好朋友，贝尼托·康柏斯。但是康柏斯无法将这动物关在围栏里，因为不知为何，这匹马的灵魂很贴近它原本的主人。于是它被允许自由驰骋，而全亚诺荒原没有一个牛仔会往这匹马的头上套项圈。就像有人过世了，他们便转开目光，不愿去看仍行走在世间的灵魂。

这损伤了父亲的自尊。他越来越少与老朋友来往。他去做铺设公路的工作，而到周六，拿到工资后，他就跟他的组员去长角酒吧喝酒，但是他从不曾与城里的人亲近过。有时候到了周末，亚诺的人会来城里买补给品，而像柏尼，或康柏斯，或巩萨雷斯兄弟，会过来家里坐坐。这时父亲就会眼睛发光，跟他们一起喝酒，谈着过去的时光，说着古老的故事。但是当西沉的太阳将云朵染上橘色跟金色，牛仔们坐进货车踏上归途时，便只剩下父亲一人

在漫漫长夜中喝酒。礼拜天早上他起床时就会脾气暴躁，抱怨要去早上的弥撒。

“她一辈子都在为族人奉献，现在族人却都四散各地，像风滚草^①一样被战争的风吹散。战争吸干了一切，”父亲阴沉地说，“让男孩子们漂洋过海，让他们的家人搬到有工作可做的加州去。”

“万福玛利亚。”母亲为我三个离家去打仗的哥哥们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葛柏瑞，”她对父亲说，“长者年纪这么大了，实在不应该一个人生活。”

“是不应该。”父亲同意。

“我嫁给你，到亚诺跟你过活，帮你生儿育女时，如果不是有长者帮忙，我根本不可能撑得下去。哎，那些年真苦——”

“那些年是好日子。”父亲反驳。但母亲没有争论。

“每一家都受过她的帮助，”她继续说，“她从来不嫌路远，总是不远千里地去将某个人从死神的手中抢下来。连亚诺的暴风雪也无法阻挡她去约定的地方接生婴儿。”

“确实。”父亲点头。

“每个儿子出生时，都是她在照顾我。”我知道她这时必定快速地瞄了父亲一眼，“葛柏瑞，我们不能让她孤单地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对，”父亲附和，“这不是我们族人的做法。”

“如果能给长者一个家，会是我们的荣幸。”母亲喃喃说道。母亲称乌蒂玛为长者，是表示尊敬。意思是这个妇人年老而睿智。

“我已经请康柏斯带口信去，请乌蒂玛来跟我们住。”父亲有些得意地说。他知道这会让母亲很开心。

“谢谢你，”母亲温柔地说，“或许我们可以稍稍回报长者给予这么多人的恩惠了。”

① 草原上的草本植物，经常在秋季被风吹断而随风滚动，如白芨、风蓬草、藜等。

“但是孩子们呢？”父亲问。我知道他为什么担心我跟姐姐。那是因为乌蒂玛是个巫医，是懂得草药跟古老药方的女人，能创造奇迹，治愈病人。我还听过乌蒂玛可以消除女巫所下的诅咒，还能驱逐女巫放入人体内、使人生病的恶魔。而因为巫医有这样的力量，经常会被误解，被怀疑施行巫术。

我一想到这点就哆嗦起来，感到一股寒意。传说里有好多故事都是讲述女巫做的邪恶之事。

“是她帮忙把他们带来这个世界的，她对孩子们只有好处。”母亲回答。

“很好，”父亲打了个呵欠，“我早上就去接她。”

于是乌蒂玛要来跟我们同住的事就决定了。我知道我父母给乌蒂玛一个家是在做好事。照顾老人跟病人是我们的习俗。在一个安全温暖的家里，永远都能多容纳一个人，不论他是陌生人或朋友。

阁楼里很温暖，而当我静静躺着，听着屋子入睡的声音，同时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重复念着万福玛利亚的祈祷文时，便逐渐进入梦的时光。有一次我跟母亲说我的梦境，她就说那是来自上帝的先见，因为她自己就梦到我长大成人后，会成为一个神父。从那之后我就不再告诉她我的梦了，它们只会永远永远待在我心底……

梦里，我飞过绵延起伏的亚诺的丘陵。我的灵魂飘荡在黑暗的平原上，直到来到许多间泥砖屋聚集的地方。我认出那是草原村，便开心起来。其中一间泥砖小屋有一扇亮着的窗户，于是我梦中的视线带我靠近，目睹一个婴孩的诞生。

我看不清那个刚经历生产的痛楚、正在休息的母亲的脸，但是我可以看到照顾着刚出世的、冒着热气的婴孩的，全身黑衣的老妇人。她敏捷地把联结着婴孩跟母亲血脉的脐带打了一个结，

然后很快地弯下身，用牙齿咬断脐带的另一头。她把扭动的婴孩包起来，放在母亲身旁，然后清理床铺。所有床单都被扫到一旁准备清洗，但是她仔细地把已经没有用的脐带跟胎盘包起来，把包裹放在一个小祭坛上，圣母的脚下。我感觉这些东西是留待送给某个人的。

此刻在黑暗的外头耐心等待许久的人终于被容许进来跟母亲说话，把礼物送给婴儿。我认出了母亲的兄弟们，我来自月亮港口村^①的舅舅们。他们郑重其事地走进来。一股忍耐许久的希望在他们黑暗沉思的眼中闪耀。

这个孩子会是鲁纳家的人，那个老人说，他会成为一个农人，延续我们的习俗和传统。或许上帝会赐福给我们家族，让这孩子成为神父。

为了表示他们的期望，他们在婴孩的额头抹上河谷的黑色泥土，并在床的周围摆满他们收获的果实，因此整个小房间充满了作物的气味，有新鲜绿辣椒跟玉米，成熟的苹果跟桃子，还有南瓜跟四季豆。

然后如雷的马蹄声粉碎了寂静。牛仔们以吼叫声和枪声包围了小屋，当他们走进屋子时，都笑着唱着，喝着酒。

他们吼道：葛柏瑞，你生了个漂亮儿子！他会成为很棒的牛仔！然后他们打烂了包围着床的水果跟蔬菜，换上一具马鞍、帮马保暖的毯子、一瓶又一瓶威士忌、一条新的绳索、马勒、皮套裤跟一把旧吉他。然后他们抹去婴孩额头上的泥土痕迹，因为男人不应该被土地绑住，而应该在上面自由驰骋。

这些人是我父亲的家族，亚诺的牛仔。他们是一群精力旺盛、难以安定的人，总是在如海洋一般的平原上四处漂荡。

① “月亮港口”原文为 Puerto de Luna，西班牙文，Luna 就是月亮之意，也可用于姓氏，文中的“鲁纳”即是此词。这个村子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圣塔罗莎（Santa Rosa）以南约十英里处。

我们必须回去我们的河谷了，带领农人的老人说。我们必须带走分娩后的血。我们会将它埋在我们的田地里，让土地再度变得肥沃多产，也确保这婴孩会追随我们的脚步。他对老妇人点头，要她递来祭坛上的那个包裹。

不！亚诺的人反对，那包裹要留在这里！我们会把它烧掉，让亚诺的风将它的灰烬吹散。

让人的血洒在神圣的土地之外，是对神的亵渎，农人们齐声说道。这个新生的儿子会实现他母亲的梦想。他必须来港口村，统领谷地里的鲁纳家族。他体内流着强大的鲁纳家的血液。

他是玛雷兹家的人，牛仔们怒吼。他的祖先是征服者，是跟海洋一样不会安定的人。他们漂洋过海而来，跟他们征服的土地一样自由。他是他父亲的骨肉！

咒骂和威胁四起，手枪都拔了出来，对立的两方已经准备开战。但是冲突被接生婴孩的老妇人阻止。

住手！她大喊，而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是我把这个孩子拉到生命之光里，所以由我来埋下曾经联结他与命运的胎盘跟脐带。只有我会知道他的命运。

梦境开始消散。我睁开眼睛时，听到父亲正在外头启动货车。我想跟他一起去，我想看看草原村，我想看看乌蒂玛。我赶紧穿好衣服，但是来不及了，货车已经颠簸着开下通往桥头跟公路的山羊小径。

我转身，就跟每一次一样，望向我们的山丘下方那绿色的河流，然后抬起眼睛，看到瓜达卢佩城。高耸在城里屋顶跟树梢之上的，是教堂的钟塔。我在嘴唇上画了个十字。另一个也高耸在民房屋顶上，足以跟教堂钟塔比拟的，是学校校舍的黄色屋顶。今年秋天我就要去上学了。

我的心往下沉。一想到要离开母亲去上学，我的胃里就升起

一股温热的、不舒服的感觉。为了摆脱那种感觉，我跑到我们风车旁的畜栏，去喂牲口。我前天晚上已经喂过兔子，它们有紫花苜蓿可吃，所以我只帮它们换了水。我撒了一些谷物给饥饿的鸡群，看着公鸡叫唤它们来啄食，然后疯狂地互相争夺。我也帮母牛挤了奶，然后放它出去。白天它会沿着公路去吃路旁青翠浓密的青草，到了晚上就会自己回来。它是只很好的母牛，只有几次我必须在晚上跑出去把它带回来。那时候我都会很害怕，因为它可能会跑到山丘里去，那里到了黄昏就会有蝙蝠飞来飞去；当我跑步的时候，只会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而且单独一个人总是让我难过又害怕。

我在鸡笼里捡了三颗蛋，然后回去吃早餐。

“安东尼，”母亲微笑，接过鸡蛋跟牛奶，“过来吃早餐吧。”

我坐在黛柏拉跟德瑞莎对面，吃着我的玉米粥跟温热的马铃薯蛋饼配奶油。我没说什么话。我很少跟我两个姐姐说话。她们都比我大，而且她们两个很亲。她们经常一整天都在阁楼里，玩娃娃，咯咯笑着。我不喜欢那些东西。

“你们的爸爸去草原村了，”母亲叨念着，“他去带长者回来。”她双手沾满面团白色的面粉，我仔细地看。“等他回来，我希望你们要有礼貌，别让你们爸妈的家族丢脸。”

“她真正的名字不是乌蒂玛吗？”黛柏拉问。她就是这样，老是爱问大人问题。

“你们要称呼她长者。”母亲口气平淡地说。我看着她，心里不知道这个有着一头黑发跟笑咪咪眼睛的女人是不是就是在我梦里生下孩子的女人。

“长者。”德瑞莎重复。

“她真的是女巫吗？”黛柏拉问。哦，她惨了。我看到母亲脸色大变，然后停了一下，控制住自己。

“不是！”她责备道，“你们不准说这些。唉，我真不知道你们是打哪儿学来这种样子。”她的眼睛里涌出泪水。每次她认为我

们学到父亲的样子，玛雷兹家族的样子，就会哭起来。“她是个有学识的女人，”她说下去，于是我知道她没有时间停下来哭，“她为了全村的人辛勤工作。唉，如果没有她，我绝对熬不过那几年艰苦的日子，所以你们要尊敬她。她肯来跟我们住，是我们的荣幸，懂吗？”

“懂了，妈妈。”黛柏拉不太甘愿地说。

“懂了，妈妈。”德瑞莎重复。

“好了，你们快去把走廊尽头的房间扫干净，尤金的房间……”我听到她的声音哽咽了一下。她低声念了句祷告词，然后在额头上画十字。面粉在十字架的四个点留下白色痕迹。我知道她是因为我的三个哥哥都去打仗而难过，而且尤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妈妈。”我想跟她说话。我想知道剪断婴儿脐带的老妇人是谁。

“嗯。”她转过头，看着我。

“我出生的时候，乌蒂玛在吗？”我问。

“啊，老天爷哪！”母亲喊道。她走到我坐的地方，一只手穿过我的头发。她闻起来好温暖，像面包的味道。“宝贝，你这些问题是打哪儿来的？是的，”她微笑，“长者那时候在旁边帮我。我所有孩子出生时，她都在旁边帮忙。”

“我港口村的舅舅也都在吗？”

“当然，”她回答，“我需要我兄弟的时候，他们一定都在我身边。他们一直祈祷我能为他们生下一个——”

我没有听到她接下来说的话，因为我听到了梦里的声音，并且再度看到梦里的景象。胃里温热的粥让我作呕。

“爸爸的兄弟也在，玛雷兹家的人，还有他们的朋友，那些牛仔。”

“哎！”她喊道，“不要跟我说那些一无是处的玛雷兹家人，还有他们的朋友！”

“他们打了起来？”我问。

“没有，”她说，“只是有一场愚蠢的争吵。他们想跟我的兄弟动手——他们就只会打架。他们自称是牛仔，但其实不过是一群没有用的酒鬼！小偷！一天到晚搬家，就跟吉卜赛人一样，拖着他们的家庭，像流浪汉一样到处去。”

从我有记忆以来，她每次一提到玛雷兹家和他们的朋友就很生气。她说草原村很美，她也习惯了那里的孤寂，但是她始终无法接受那里的人。她是农人的女儿。

但那梦是真的，就跟我看到的一样。乌蒂玛知道。

“但是你不会跟他们一样。”她喘了口气，停下来，亲吻我的额头，“你会跟我的兄弟一样。你会是鲁纳家的人，安东尼。你会是带领人民的人，或许还会是个神父。”她微笑。

神父，我心想，那是她的梦想。我将在礼拜天主持弥撒，就像城里教堂的拜恩斯神父一样。我将聆听谷地沉默的人们的告解，我也将给予他们圣餐。

“或许吧。”我说。

“嗯。”母亲微笑道。她温柔地抱住我。她身体的香气好甜。

“但如果是这样，”我低声说，“那谁来听我告解呢？”

“什么？”

“没什么。”我回答。我感觉额头上冒出冷汗，我知道我必须去跑一跑，好摆脱那梦境。“我要去哈森家。”我匆忙地说，从母亲身边溜出去。我跑出厨房的门，经过畜栏，跑向哈森家。白色的阳光跟新鲜的空气洗净了我。

河的这一边只有三间房子。山坡缓缓往上，到有一丛丛杜松树跟牧豆树和杉木的丘陵顶端。哈森的家距离河边比我们家还远。在通往桥的小路上，住着壮硕的胖子费欧跟他漂亮的太太。费欧跟父亲一起在公路工作。他们是喝酒的好伙伴。

“哈森！”我在厨房门口叫。我跑得很用力，所以气喘吁吁。他的母亲出现在门边。

“哈森不在。”她说。所有年纪比较大的人都只说西班牙语，我自己也只听得懂西班牙语。一直要到上学之后，我们才会学到英语。

“他在哪里？”我问。

她指向河边，西北方，过了铁轨，往黑暗山丘去。大河流过那些山丘，而那里有印第安人的土地，神圣的埋葬地，那是哈森说的。在那里的一个古老洞穴里，住着他的印第安人。至少大家都称他是哈森的印第安人。他是城里唯一一个印第安人，而他也只跟哈森讲话。哈森的父亲曾经禁止他跟那个印第安人说话，也曾揍他，试过各种方法，要让哈森远离那个印第安人。

但是哈森坚持不肯。哈森不是个坏孩子，他只是哈森。他沉默寡言，闷闷不乐，有时候又会从喉咙或胸口突然爆发出狂野的巨大的声响。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哈森，好想大吼大叫，但是我从来没有。

我看着他母亲的眼睛，看得出其中的哀伤。“谢谢。”我说，然后回家去。在等待爸爸带乌蒂玛回来时，我在菜园里工作。每天我都得在菜园里工作。每天我都从充满岩石的山丘沙土中夺回几英尺可以栽种的泥土。亚诺的土地并不适合耕种，河边才是肥沃的土地。但是母亲想要一个菜园，因此我努力想让她开心。我们已经种出了几棵辣椒跟西红柿。这是很辛苦的工作。我的手指因为挖掘石头而流血，而且每一平方码的土地好像就会挖出满满一手推车的石头，我得将它们推到下方的挡土墙去。

太阳在浅蓝色的天空中发着白光。遮蔽烈日的云层要到下午才会出现。我棕色身体上的汗黏答答的。我听到货车声，转头看到货车正嘎吱嘎吱地爬上小径的沙土路。父亲带着乌蒂玛回来了。

“妈妈！”我喊。母亲跑出来，黛柏拉跟德瑞莎跟在她后面。

“我害怕。”我听到德瑞莎哀鸣。

“没什么好怕的。”黛柏拉自信地说。母亲说黛柏拉的体内流

着太多玛雷兹家的血。她的眼珠跟头发颜色都非常黑，而且她一天到晚跑来跑去。她已经上学两年了，她只肯讲英语。她也教德瑞莎讲英语，所以有一半时间我都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

“老天爷啊，你们要有礼貌！”母亲训斥道。货车停下来，她跑上前去迎接乌蒂玛。“愿上帝保佑你有美好的日子，长者。”母亲喊。她微笑，拥抱并亲吻那个老妇人。

“啊，玛丽亚·鲁纳，”乌蒂玛微笑，“愿上帝保佑你与你的家人都有美好的日子。”她用黑色披肩裹住头发跟肩膀。她的脸是棕色的，而且布满皱纹。她微笑时，牙齿也是棕色的。我想起了那个梦。

“来，来！”母亲催促我们向前。我们必须按照习俗向老人问安。“黛柏拉！”母亲催促。黛柏拉走上前，握住乌蒂玛枯萎的手。

“您好，长者。”她微笑，甚至微微鞠躬。然后她把德瑞莎拉向前，叫她向长者问安。母亲显得神采飞扬。黛柏拉的彬彬有礼让她很意外，但也让她很开心，因为别人会依据礼节来评断一个家庭。

“你养了两个好漂亮的女儿。”乌蒂玛对母亲点头。母亲简直再高兴不过了。她骄傲地看着父亲，父亲则靠在货车上，观看并评断我们的初次见面。

“安东尼。”他简单地说。我走上前，握住乌蒂玛的手。我抬头看着她清澈的棕色眼珠，不禁战栗了一下。她的脸苍老而布满皱纹，但是她的眼睛却清澈闪亮，像幼小孩子的眼睛。

“安东尼。”她微笑。她握住我的手，我突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旋风将我团团围住。她的眼神扫过周围的山丘，而透过它们，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们山丘的野性的美以及那条绿色河流的魔力。我的鼻孔颤动，感觉知更鸟的歌声和蚱蜢的嗡嗡声跟泥土的脉动融合在一起。亚诺的气息从四面八方向我汇聚而来，白色的阳光照在我的灵魂上。我脚底的沙子微粒，与我头顶的太阳和天空仿佛都融合成一个奇特的、完整的存在。

一声呼喊来到我的喉头，我好想将它喊出来，好想奔进我刚

发现的美丽中。

“安东尼。”我感觉到母亲在推我。黛柏拉咯咯笑起来，因为她好好地问候了长者，而应该让母亲引以为傲的我却站在那里，没有一点声音。

“愿上帝赐你美好的日子，乌蒂玛。”我喃喃说。我在她眼中看到我的梦。我看到那个将我从母亲子宫中接生出来的老妇人。我知道她拥有我命运的秘密。

“安东尼！”母亲很震惊我居然叫她的名字，而不是称她长者。但是乌蒂玛举起一只手。

“没关系，”她微笑，“玛丽亚，这是我从你子宫中接生出来的最后一个孩子。我就知道我们之间会有些特殊的东西。”

本来要咕嘟着道歉的母亲于是住了口。“就照您的意思，长者。”她点头。

“安东尼，我是来这里度过我人生最后的岁月的。”乌蒂玛对我说。

“你永远不会死的，乌蒂玛，”我回答，“我会照顾你。”她放开我的手笑起来。然后父亲说：“请进，长者，请进。我们家就是你的家。在太阳下站着讲话实在太热了。”

“是，是。”母亲催促。我看着他们走进去。父亲肩上扛着一个蓝色的大铁箱，后来我知道里头装了乌蒂玛所有的身外之物、她穿戴的黑色洋装跟披肩，还有她散发甜味的草药的魔法。

乌蒂玛经过我身边时，我第一次闻到总是萦绕在她身上的草药的甜美芳香。许多年后，当乌蒂玛早已过世多年，我也已经长大成人后，我有时候还会在半夜醒来，觉得好像在夜晚的微风中闻到她的一丝芳香。

那只猫头鹰也跟着乌蒂玛到来。我在那天晚上，第一次听到它在乌蒂玛窗外的那棵杜松子树上鸣叫。我知道那是她的猫头鹰，因为亚诺其他的猫头鹰不会这么靠近房屋。一开始那声音让我有

些害怕，黛柏拉跟德瑞莎也是。我透过隔间墙听到她们低声说话。我听到黛柏拉安慰德瑞莎，说她会照顾她，然后她抱住德瑞莎，轻轻摇晃她，直到她们两个都睡着。

我等着。我很确定爸爸会起床，用他放在厨房墙上的猎枪将猫头鹰射下来。但是他没有，因此我知道他了解了。我在许多传说中听过猫头鹰是女巫会用的伪装之一，所以它们在夜晚的呜呜叫声，会在我心里撩动一根恐惧的弦。但是乌蒂玛的猫头鹰不会。它温柔的呜呜声就像一首歌，而歌声的节奏安抚了月光照亮的山丘，引我们入睡。它的歌声仿佛在说它是来照看我们的。

那晚我梦到了那只猫头鹰，梦的内容很好。瓜达卢佩的圣母是我们城市的守护圣人，这座城市就是以她命名。在梦里，我看到乌蒂玛的猫头鹰用宽阔的翅膀载起圣母，带她飞向天国。然后猫头鹰回来，载起所有未受洗而飘荡在天国外的婴孩，带他们飞向天空的云朵间。

圣母对猫头鹰的善行微笑起来。

乌蒂玛自然而然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她在头一天就围上她的围裙，帮母亲准备早餐。之后她还扫了地，然后帮母亲用那台老洗衣机洗我们的衣服。她们把洗衣机拉到外头的年轻榆树下比较阴凉的地方。仿佛她一直都住在这里。母亲很开心，因为现在她有人可以说话，不必等到她在城里的女性朋友在礼拜天走过那条沙土路，来家里的客厅坐。

黛柏拉跟德瑞莎也很开心，因为乌蒂玛做了许多她们平常得做的家事，让她们有更多时间待在阁楼上，剪她们永无止境的纸娃娃，帮它们穿衣服、取名字，还有最神奇的，让它们说话。

父亲也很满意。现在他多了一个人可以诉说他的梦想。父亲的梦想是希望儿子们都团聚到他身边，然后一起迁徙到太阳西沉之地，加州的葡萄园去。但是战争带走了他的三个儿子，让他变得苦闷。他经常会在礼拜天下午喝醉，然后大声嚷嚷着埋怨自己老了。他也会抱怨对岸的城镇榨干了一个男人的自由，他还会哭着诅咒战争，因为战争毁了他的梦想。看到父亲哭泣很让人伤心，但是我了解，因为有时候一个男人也需要哭泣，即使他是个男人。

我也很高兴有乌蒂玛。我们会一起在亚诺跟河边漫步，收集她做药用的香草和根茎。她会教我植物跟花朵的名字、大树跟灌木的名字，还有鸟儿跟动物的名字，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从她那里学会白天和黑夜都有各自的美，也学会河边和山丘里都有各自的宁静。她教我倾听呻吟的土地的秘密，也学会在土地的四季循环中感到完整。我的灵魂在她仔细的引导下成长。